

【姬屋藏郊】壁上观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8758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87584>.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9 of 姬屋藏郊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8-20 Completed: 2023-10-15 Words: 22,805 Chapters: 9/9

【姬屋藏郊】壁上观

by Anonymous

Summary

代发，作者：鱼🐟

灵感来自同名歌曲，大概是一个鲧夫武王穿越电影《封神1》的时间点去跟年少姬发抢太子殷郊的故事，搞点雄竞修罗场文学。

为方便区分两个姬发，穿越而来的姬发就叫“武王”，少年姬发还是叫“姬发”。

Chapter 1

Chapter Summary

错问今夕是何年

第一章

肃厉的北风越过岐山，落在镐京是一场狂疏的秋雨。

掌灯宫奴端着灯油，纤悉不苟地走在王宫冰冷的长廊上。漏断初静，闷雷挟压着铅灰的乌云，寒气直摧人心。

惊雷炸响，照亮檐脊上狻猊狰狞的雕容。灯奴手一抖，油樽滚落一地，沉闷的响声久久回荡在空旷的大殿。

“谁在那里？”声音低沉，正是斜倚在青铜案前的武王。灯影绰绰，武王整个人影都是暗的，仿佛从厚重夜色中脱落的一块黧黑浓墨。

内饰长疾步上前，踢了一脚抖若筛糠的灯奴，垂手赔笑道：“王上，夜已亥时，该安寝了。”小灯奴会意，膝行后退。她年岁尚幼，进宫时文王已逝，她只在武王登基大典上得觑天颜，跪在乌泱泱的人群中，只能看见委地的玄锦绣金披风。

武王放下手中错刀，收起案上锦帕，沉声说道：“去地牢。”

暴雨砸在地上，蒸起稀薄的水雾，寒风斜带着雨丝，打在摇晃的宫灯上。枯叶在疾风骤雨中飞速旋转，“沙沙”作响。

地牢在巍峨宫墙的西北角，狱中只一扇牖窗，终年难见天光，潮湿阴冷的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死亡气息。

文王以仁治天下，周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少有诏狱。如今这地牢中，只关押一人——曾经的北伯侯，崇应彪。

血腥味萦绕在暗无天日的地牢深处，跃动的篝火驱不散透骨的寒气，皴裂的房顶滴落凝结的水滴，昭示着时光的流逝。武王曾在殷商地牢夜探自己的父亲，此刻牢内污浊浓稠的腥臭味，似与朝歌无异。

听见跫音，崇应彪挪动麻木的身躯，抬头望去。枯槁的散发沾满茅草，褴褛的衣衫满是血污。被射瞎的左眼疤痕腐烂，淌着腥臭的脓液。三年前朝歌一役，武王留了他一条性命，只将他丢在空无一人的地牢。常年浸淫酷罚的狱卒最会揣测逢迎，知道如何能让犯人生不如死。

崇应彪干咳几声，牵动着胸膛起伏如破烂的风箱。“姬发……不，应该称呼您为武王殿下。今天怎么有兴致来看我这个阶下囚？”

“寡人敕令，恩准你的胞兄袭承北伯侯爵位，你兄长前几日进宫叩赏，业已回封地了。”武王抽出一柄新雕乌弓，抵在了崇应彪头上，“你兄长送你的，可还喜欢？”

崇应彪死死抓住弓弦，好似要折断武王的脖颈，他趑趄得撑起衰败的身体，尚存的右眼浑

浊充血，淬着恶毒的光芒。“你封我的兄长为北伯侯，不知那前朝太子殷郊，又得封几何？”

感受到面前沉稳肃重的人呼吸一滞，崇应彪继续说道：“哦我忘了，殷郊早就死了，估计骨头都化成灰了。”崇应彪枯瘦的手伸出木槛，却只能抓住武王衣角的风。

“姬发，你就是个懦夫！现在你坐拥天下又如何，还不是救不了殷郊。临刑前我扇了殷郊一巴掌，他竟如同死人般毫无反应。哈哈不不不，他已经死了，他的头还是我亲手砍下来的。”

“从小在质子营你就护着他，可如今呢？”崇应彪怨毒得看着武王，笑声肆意张狂，“你知道那柄斧头多锋利吗？落在殷郊颈上连骨头都砍断了。你知道殷郊的血多热吗？我杀了这么多人，只有他的血喷在我脸上，让我觉得无比的痛快。”

武王岿然不动，岁月淘涤了他的年少稚气，纷乱的战火淬炼出他的杀伐果决。文治武功、万民称颂的武王冰封般沉稳俊毅的脸上第一次出现裂纹，他用乌弓拍了拍崇应彪扭曲秽乱的脸，说道：“三日后寡人酬天祭祖，你们北地不是最擅狩猎吗？到时候就看看是你哥哥送你的弓箭快，还是那些凶兽快吧。”

武王转身离开阴冷的地牢，身后崇应彪兀自癫狂，“哈哈痛快！姬发，你不得善终！哈哈痛快！”锁链声夹杂着崇应彪疯魔的笑声，经久盘旋。

待出地牢，风停雨歇，一轮红月悬在乌云沉沉的穹顶。

昆仑仙境，祥云缭绕，彩彻区明。但见朱栏白石、横卧清淙流溪，仙鹤瑞兽、翩步馥花葩。临水照溪处，元始天尊左手持白，右手执黑，端坐悬空棋盘之前。

“红煞冲天，执念过深，恐伤周祚啊。”稚嫩童音分花拂柳，一垂髫小童手持短笛，倒骑青牛而来。元始天尊垂袖拱手：“师兄见礼。”

“敕尊女娲娘娘圣令，开榜封神已肆，万物万生皆有定数，师兄还是切莫插手为好。”元始轻捻长须，闭目不见云层之下的翻涌红光。

稚童赤足盘踞牛背，竹笛推走棋盘天元之位的黑子，白子囚龙之困瞬破。青牛甩甩长尾，驮着小童远去。

序属季秋，苍穹流云，朔风飞叶，祭坛庄严，黑幡华贵，诸侯皆列班面北而跪。

武王身着鎏金滚边玄凤凌云袞服，头戴十二汉白玉串珠旒冠，脚蹬暗金出龙靴，神情肃穆。身后笙箫共举，礼乐齐鸣。祭坛长阶铺满红毯，武王拾级向祭台走去，步步庄重。

“一叩、再叩、三叩，呼万岁——”文官唱贺，武将震剑，祭坛燃着熊熊烈火。武王身姿挺拔，孑然独立，站在渺渺苍穹之下，睥睨众生。

当年殷寿酬天，彼时的武王尚为殷商侍卫，立在城墙的阴影下，只能看见殷郊模糊的明黄衣袍。武王挪动身位，似乎想与记忆中的殷郊的站位靠的更近，清风徐来，吹动着他宽大的袞服猎猎作响。

祭火烈烈，武王手持玄锦，投于火舌之间。古籍有云——鲜血为引，焚以祭火，可招亡魂重生。岐王宫无数个更漏悠长的暗夜，武王割破手指，在这方玄帕上，描摹着不可言说的情殇——

殷郊。

魂兮归来！

祭司身披彩羽，着面具，敲祀鼓，跳动傩步。

魂兮归来！

武王划破掌心，淋漓的鲜血浇于烈焰灼浪的祭火之内。天际暗云涌动，遮天蔽日，一如当年比干卜算天谴之日。武王垂眸不语，任凭鲜血沿着手掌蜿蜒而下。如若可以，他亦可投火自焚，只求故人魂魄悠悠而来……

魂兮归——

一记惊雷从天而降，劈碎祭台。人群惶惶，众侍卫皆抽剑上前，团团围住面色不虞的武王。

似有鼓声动地而来，狂风大作，吹乱祭台上的一切，数道雷劫劈在武王脚下，霎时间天翻地覆。再睁眼，却是月幽夜昏，春风细暖，大把桐花轻柔纷飞，摘星楼灯火闪烁，一切光景，都与武王记忆中的朝歌王宫别无二致。

武王低头，看着掌心狰狞的伤口，再看向远处城墙下列队巡逻的白甲翊卫……这里是，未被焚毁前的朝歌城？

还不等武王从错愕中回神，一个带着几许稚气的清越声音响起：“妖孽，站住，哪里跑！”武王只觉得浑身血液被冻僵，那个在他记忆深处历久弥新的声音，此刻真真实实在他身后响起。

兵斗声与兽鸣声此起彼伏，打破夜的静谧。武王想提剑上前，但看到自己一身天子衮服，暴露于人前恐多生事端，他卸下旒冠，割下一方衣角蒙在脸上，向着不远的争斗声处奔去。

白狐死死扣住鬼侯剑，殷郊咬牙想用锋利的剑刃割破狐妖喉咙，僵持不下时，一道破风声袭来，正中白狐后心，鲜血霎时喷涌而出。白狐吃痛，吐出一缕青烟，哀鸣几声逃身跳上城墙远去。殷郊透过烟雾，只隐隐绰绰看到一双眉骨锋利的眼睛。

殷郊捂着嘴用手扇开残存的迷雾，看着眼前背对之人，鲜血顺着那人长剑而下。那人背着月光，似乎不愿与殷郊照面。殷郊皱眉咳嗽几声：“姬发，咳咳……你怎么穿成这样？”

率诸侯驭众神的武王此刻是丢盔卸甲的溃败，他横绝生死扭转时空而来，而此时的殷郊，却只凭一双眼睛，一眼便认出他来。

(TBC)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殷郊有事瞒着他，这是姬发入朝歌为质八年来从未有过之事。

第二章

望宇宫，束把红烛幽幽地跳跃着。

殷郊正在给武王上药，武王蜿蜒的伤口结了一层薄痂，血痕簇积在手腕。殷郊多撒了些许药粉，又额外缠了好几层纱布。

案几上凌乱的摆放着木雕用的错刀手锯，未完工的木偶上悬着几缕刨丝。殷郊从小就喜欢木雕，少时，闲暇的二人就坐在朝歌温媚的春光里，姬发阅书，殷郊就低头搓木。安静的午后只有竹简翻动和刀刃卷过木芯的声响。

武王趁着殷郊低头缠绷带时，打开了记忆里案桌侧面的暗格，果不其然在里面看到了一幅双鱼木佩。首尾衔接的木鱼鳞纹分明，只差缀上鱼目便可似栩栩如生般在水中遨游。

这是殷郊打算送给姜王后的生辰礼物。他背着众人就连姬发也不告诉，想偷偷给母后一个惊喜。姜氏一族世居东海，从小姜王后就给殷郊描绘无数次东海的景光——红日总从浩远的海际升起，蔚蓝的海浪在细沙的岸边拍打成水沫，以及海水里悠然曳尾的鱼。

东海畅游的鱼最终溺死在鹿台的浴池，这幅双鱼木佩也在朝歌连天的火海中化为飞灰。

武王抚上殷郊脸颊的伤口，这是几日前在冀州殷郊替姬发求情所致，颤声问到：“疼吗？”

殷郊不以为意得甩开武王的手：“一点小伤。倒是你，跟我想象中长大的姬发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武王目不移瞬地盯着殷郊，生怕一眨眼殷郊就会如同千百次梦中一般消散。

殷郊一时不知如何开口。面前之人历经岁月的熔铸，更加成熟稳重。但殷郊只觉得年长的姬发总是萦绕一股莫名的悲伤，就像色彩潋滟的画轴蒙上死灰。

“本太子长大后，肯定比你英俊多了。”殷郊甩甩衣袖，想缓解一时尴尬的气氛。他走到床边，挥退侍立的宫娥，打算就寝。

殷郊总与姬发抵足而眠，但此时姬发正在鹿台轮值，殷郊虽能接受玄之又玄的时空倒流，但他不愿意与年长的姬发同睡一榻，这是专属于他和姬发的领地。

武王似乎看出殷郊的为难，他脱下外袍铺在望宇宫坚硬的地面上，侧身枕臂而眠。月冷更寒，殷郊缩在温暖的锦衾中，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初春寒意未消，冰冷的地板上蒸腾起透骨的寒气。流银般的月光倾在武王宽厚的背脊上。殷郊借着清辉似乎看见了武王在细细发抖。

殷郊起身烦躁得抓抓头发，朝床下的武王说道：“哎，要不……你上来睡吧。”

殷郊往里挪了挪身子，将姬发枕头底下的汗巾佩囊塞回了自己枕头下面。武王健硕的身体

躺在床上，连烛火都隔绝几分。殷郊毕竟年幼，白天经过狐妖的一番折腾，早已困顿不堪，连连打了好几个哈欠，不一会就睡着了。

睡着的殷郊似乎觉得有些冷，朝着身侧的热源拱去。纱幔轻落，烛影斑驳，武王搂住沉睡的殷郊，将手掌覆在他光滑的脖颈上。

“咚——咚——”

微弱而清晰的脉搏声顺着掌心传递武王全身。此刻武王才觉悟自己并非做梦。伐纣的尸山血海敲碎他的骨髓，为王的孤独韶光揉烂他的血肉。只有此刻，是殷郊绵长的呼吸与律动的脉搏拼凑出武王残破的尸身。

暗夜低垂的朝歌是吞噬殷郊的血口，而武王是踽踽独行于人间的恶鬼。他要带殷郊回去，撕破殷商垂暮的夕照，带殷郊回到镐京灿烂的朝阳中，护他一世安泰。

次日，殷郊拿着一副玄铁面具，扣在武王脸上。宫里突然冒出两个姬发，恐怕等不到殷郊查到狐妖的踪迹，姬发就要被当成妖孽砍了。

甘泉宫，姜王后有些好奇得看着殷郊身后着黑裳戴面具之人。殷郊掰着糕点喂莲池里的鱼，对姜王后说道：“他是我新收的侍卫，因相貌丑陋不愿示人，所以才做这番打扮。”

殷郊跪坐在姜王后，将头贴在姜王后的膝盖上：“母亲，听说这几日父王都没来您宫里，是真的吗？”姜王后轻叹一声，摩挲着殷郊的脸说：“郊儿，你要记住，现在他不光是你的父亲，更是全天下的王。日后在你父王面前，定要谨言慎行，切不可再如前几日般莽撞，知道了吗？”

殷郊有些愤怒，他不明白，当日叔祖比干卜得天谴，他是真的自愿替父王赴死的，难道一句“天家无情”，就能将十几年的父子亲情抹杀的一干二净吗？但是看到母亲哀戚的目光，他只能忍下满心委屈。

殷郊蹭蹭姜王后柔软的宫装，闷声说道：“母亲，孩儿想听您弹琴了。”

琴音清淙，曲调清幽。武王立在一株桐树之下，清风无度，如洗碧空中净是飞花乱柳。武王还记得，刚来朝歌时，质子们都惶恐难安，思乡心切。是温柔娴静的姜王后悉心安抚他们。姜王后记得所有质子的生辰，然后给他们亲手煮一碗寿面。

往事不可追。

回到望宇宫的殷郊依旧有些沉闷，他胡乱用螺刀戳着榫卯，问道：“姬发，你说宫中为何会有狐妖，那狐妖受了伤，现在又在何处？”

武王自是不会告诉殷郊，那狐妖就是几日前他在轩辕坟放过的苏妲己。此时的殷郊少年心性，满腔赤忱，连同年少蠢钝的自己一样，相信殷寿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宁可在祠堂束手就擒，也奢求殷寿在认清狐妖面目后能够回心转意，到头来白白害了性命。

“其实……”武王刚想开口，就听见远处响起轻快的脚步声。

“殷郊，我回来了——”姬发结束轮值，脱下碍事的甲冑就一刻不停的赶回望宇宫。姬发梳着高高的马尾，边转动着腰间的鱼符边朝寝宫跑来。

殷郊瞪大眼睛，朝武王使使眼色。

武王自不动如风。殷郊又朝窗户扬扬下巴，示意他从窗户离开。

终于在姬发要转身进来时，武王翻身从窗户闪走。

“殷郊，你在屋里做什么？”姬发推开门，以前殷郊总会在听见他的声音就出门迎他，但此刻殷郊却端坐在案前，摸着鼻子说：“我？我没干什么啊，对，我什么都没做。”

姬发打量着寝宫里的一切。桌案上依旧摆放着殷郊木雕的工具，他俩的常服交叠挂在铜架上。只有一扇窗户洞开着，向屋内灌着冷风。

“殷郊，你竹筒拿反了。”姬发走到窗边，窗外是春寒料峭，可是窗棂处，却勾着一片残破的黑色衣角。

殷郊有事瞒着他，这是姬发入朝歌为质八年来从未有过之事。

姬发捏着那片衣角，面色沉如幽潭。

(TBC)

Chapter 3

Chapter Summary

一瞬间武王心头涌上难以自抑的杀气，他想杀了面前少年恣意的姬发。

第三章

“姬发，你知道宫里有狐妖吗？”殷郊放下竹筒，面色沉重地看着姬发。

“狐妖？”姬发关上窗，将那片黑色衣角塞进佩囊。他凝眉思忖良久才开口：“昨夜我在鹿台巡逻，发现路上有淅沥的血迹延伸到摘星楼。”

殷郊霍然起身，案桌上的书简木块都被带的洒落一地。“狐妖去了摘星楼？那父王岂不是有危险？不行我要去看看！”

姬发连忙拦住殷郊，“倘若大王遇险宫中自然会传来消息。你现在无诏非宣，贸然前去，又会惹大王不快。殷郊，别再惹你父亲生气了。”

殷郊被姬发按住，手里捏着未完工的木偶咯吱作响。他刚想说什么，看见姬发眼底淡淡的青乌又咽了回去。鹿台轮值本就辛苦，难得姬发休沐，他又何必害的姬发陪他奔波。

摘星楼，纱幔缭绕，香雾袭人。

殷寿斜倚在锦榻上，用靴尖挑起苏妲己小巧的下巴，“是谁伤了你？你们狐族不是可以自行疗愈伤口吗？”

冷汗顺着苏妲己秾艳的侧脸滑落，隐入殷寿蛟龙出海吞日黑金靴。

“天子剑！”苏妲己柔柔得攀着殷郊的膝头，无力的粗喘。后背伤口迸裂狰狞，蜿蜒渗着血珠。“只要天子的剑气才能伤我。”

殷寿起身，晃着手中玉樽。摘星楼外是一弯冷寂的残月，胃在厚重的云层中。

“你的意思是，是殷郊打伤了你？呵，天子剑？”殷寿长叹一声，想起登基大典上殷郊那句“请父王立即传位于我”，忍不住连连哂笑。他的好儿子，终究是长大了。

殷寿踢了一脚软趴在地上的苏妲己，浓重的血腥味让他皱起浓黑的眉峰。“滚吧，治好伤再来见我。”

残月又西，洒下灰白的冷辉。殷郊低着头疾步朝摘星楼走去。姬发用过晚膳后便疲惫睡去，他要趁这段时间搞清楚狐妖的动向。

鹿台径生短绿，庭绽浅红。几只小鹿曲身眠于芭蕉叶下，旋被殷郊匆匆的脚步声惊醒，发出呦呦的低鸣。

殷郊抬头望了一眼灯火通明的摘星楼，刚想抬步就被一个结实的胳膊拦住。“让开！”殷郊硬推几下没推开，语气中带了几分愠怒。

庭外传来整饬的脚步声，巡逻的甲卫马上就到。殷郊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就被揽进一个宽厚的胸膛。耳畔是倒退的风声，等他回过神，已经被带到了摘星楼顶。

殷郊抬头，撞上了一双面具之下璨若星辉的眸子。殷郊撇撇嘴，略带不快的说：“姬发，你拦着我干嘛，狐妖就在摘星楼！”

武王将殷郊被夜风吹乱的发丝别在耳后，趁机捏了捏殷郊的耳垂，柔声问他：“你亲眼所见狐妖进摘星楼了？”

殷郊一下子矮了气势，武王又道：“殷郊，日后且不可如此莽撞，想想你的母亲，别让她为你担心。”提到姜王后，殷郊喉口发涩，低头不语。

武王自知殷郊心性傲，不忍多折煞他，便转移话题给他顺毛。他指指铅灰的苍穹：“近来天色氤濛，连星星都见不到几颗。”

殷郊曲膝支颐，轻声叹道：“是啊，此楼名唤“摘星”，可是人又怎么能摘到星星呢？小时候总觉得宫里的树高，城墙高，天空更高，想快快长大变成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啊，再怎么长高，也够不着半分星光。”

殷郊伸手虚虚抓着，只抓到溜走的夜风。

“殷郊，我说我可以为你摘来星星，你可信？”武王语气坚定，目光灼灼的望着殷郊。殷郊一下子来了兴致，一双眼睛明亮起来，满怀希冀地望着武王。

武王抽出佩剑，平劈开腰间酒壶。他的手掌干燥宽厚，能完全覆住殷郊骨节细小的手。武王拉着殷郊的手对准穹顶一颗闪耀的星星，五指合拢对准半壶清酒，然后对着二人交握的手吹了一口气。

“殷郊你看，星星被我们摘下来了。”酒壶微光粼荡，映着天际那颗最亮的星子。

“这也算啊？”殷郊嘴角忍不住上扬，但他仍嘴硬。他仰头将半壶酒灌下，末了打了个酒隔。“那我还把星星喝进肚子里了呢。”

殷郊酒量极浅，酒甫一入腹，腮边便飞上酡红。武王把喝醉的殷郊揽在怀里，与他十指交扣。“殷郊，你愿意跟我回西岐吗？”

“跟我回西岐吧，我带你去看连片的麦田，麦熟时我们一起割麦子，我再用新碾的面粉给你烙糖饼吃。西岐的夜空很亮，星星也多，我每晚都陪你摘星星，好不好？”

殷郊觉得脑袋昏沉沉的，以致于他都听见姬发的尾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在武王怀里蹭了蹭，找了个最舒服的位置靠好。“我跟你回西岐了，姬发怎么办啊？”

武王低头亲了亲殷郊额头，凝声说道：“我就是姬发。”

姬发只觉得自己心头窝着一团火，烧得他四肢百骸都在颤抖。他半夜睡醒身侧空落落的，摸了摸冰冷的床褥，他便知道殷郊趁他睡着孤身去了摘星楼。他胡乱套上衣服就往摘星楼赶去。

月亮终于从云层中迈出，月辉飒飒，万物一片清明。姬发就这样看清了摘星楼顶的殷郊，以及搂着殷郊的黑衣男子。

姬发捏着那截衣角的手青筋暴起，楼顶上的男子似乎感受到姬发杀气凛冽的目光，偏头朝他望去。二人视线在皎洁的月光下汇聚，如同勾进的雷火。

武王抱起沉沉睡去的殷郊从城墙上跃回望宇宫，姬发就紧握佩剑在城墙底追。

武王替殷郊脱去鞋袜，细心捏好被角，再吹灭枝形灯碗里的烛光，关上门，朝抱剑倚在梨树下的姬发走去。

飞扬的梨花飘瑟如落雪，徜徉于姬发束顶的马尾发间。一瞬间武王心头涌上难以自抑的杀气，他想杀了面前少年恣意的姬发。

真是蠢货，差点害得殷郊又孤身犯险！

“你是什么人？”姬发剑指眼前杀意弥漫之人，浑身紧绷。

武王自不答，他“噌”的一声抽出腰间佩剑，裹挟着浓烈的杀气朝姬发刺去。剑光铮寒，挽起梨花零落如雨。

姬发心中大骇，他在质子营无论骑射格斗还是剑术均名列前茅，竟被眼前的面具人逼的节节败退。对方招招见血，大有不杀他不肯罢休之势。姬发堪堪横剑抵挡对方的直劈，却被一脚踹倒。

姬发拄剑半跪在地上剧烈喘息，武王的长剑在地上磨出火星，缓缓朝姬发走去。就在武王要举剑刺向姬发之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催人心脉的剧烈鼓声。

武王身形不稳，这鼓声他再熟悉无比。祭坛上就是这鼓声打断他的招魂仪式。他抬头望天，月明星稀，一切如常，仿佛那鼓声只是他的错觉。

远处传来匆匆的脚步声，伴随着诏寺监尖锐的传旨声。武王只得闪身离开。

“大王有旨，命太子殷郊侍卫姬发速往祭天台监礼！”

姬发咳出一口血沫，跪地低头接旨，神色晦暗难明。

(TBC)

(作者有屁放：哈基米你不要虾嗦啊，明明是武王哥砍伤了你，你竟然栽赃嫁祸给殷郊。《壁上观》更完这章暂时不更，先滚去更《血腥爱情故事》，更完《血腥爱情故事》再滚回来继续更。)

Chapter 4

Chapter Summary

这是他的殷郊，姬发想，谁也夺不走。

去往祭天台的路上，姬发一直在咳嗽。殷郊掀开马车的窗幕，颇为担忧地问：“姬发，你没事吧？”

姬发骑在马上摇头答道“无事”，话音刚落立马又捂着嘴剧烈咳嗽起来。殷郊立马勒停马车，招手唤姬发进来。

帘幕揭开大量阳光涌了进来，愈发显得姬发脸色苍白。殷郊沏了一盏茶递给姬发，再次问道：“那你为何一路都在咳嗽？又跟崇应彪打架了？”

“殷郊，最近宫中可有可疑之人出没？”姬发接过茶盏一饮而尽，眼睛却瞥向殷郊。殷郊低着头耳根红红的，讷讷答道：“没……没有。”

撒谎！姬发捏住茶盏的手指微微泛白。这么多年殷郊还是改不了一撒谎就红耳根的习性。到底是何人，会令殷郊几次三番不惜撒谎也要维护？姬发只觉得被那人踢中的胸口隐隐作痛，他放下茶盏忍不住又咳嗽几声。

车马行了不过半日就到了祭天台，象鸣声、劳奴的哀嚎与监工挥鞭的声音不绝于耳。一路上殷郊都皱眉不语，劳奴中好多冀州罪民，苏氏一朝覆灭，他们也只能在此劳作苟全性命。

监台中央矗立祭天台的缩图，殷郊摩挲那些堆叠的圆木心中苦涩。一方面他希望祭天台永远都不要竣工，这样他的父亲就不用自焚献祭。可另一方面想到天谴之下黎民的颠沛之苦又心痛到难以附加。

殷郊挥手打掉祭天台缩图上面的圆木，小段木头咕噜噜滚到姬发脚下。姬发捡起来放回原处，一脸严肃地对殷郊说：“大王已决定自焚祭天，殷郊你千万别再生替大王赴死的想法！”殷郊望向远处高高的天，心想要是有神仙就好了。

恰逢喧闹声动地而来，殷郊撑在台边向下望去，杨戩道袍翻飞，三尖两刃刀泛着盈盈光泽轻而易举地托起抱粗的木桩。

直到晚上殷郊都激动得难以入眠，：“太好了！太好了！有了封神榜父王和天下百姓就有救了！”姬发睡眠迷蒙，杵着脑袋笑吟吟地望向来回踱步的殷郊。倏尔有亮光从殷郊背后闪过，剑刃带着凛冽的寒气直冲殷郊。

姬发睡意全无，拉住殷郊矮身躲过刺来的剑刃。数十名黑衣人持剑团团围住姬发殷郊，锻造精良的宝剑割碎月晕。

殷郊背倚姬发，身体紧绷如弓弦，他握住鬼侯剑怒斥道：“你们是什么人？竟敢行刺本太子？”为首的黑衣人听罢朝众人使了个眼色，顿时挽起剑花奔向殷郊。

剑气如虹，撩起烛影闪跃。这群人不愿与姬发过多纠缠，招招见血只取殷郊。殷郊提起鬼侯剑艰难抵挡，奈何对方人多势众，渐次被逼至角落。姬发眼见离殷郊越来越远，胸口血气翻涌，剑法愈发凌乱。

为首的黑衣人不愿多作缠斗，趁殷郊提剑抵抗时抬手射出袖剑直中殷郊左肩。殷郊虎口一麻鬼侯剑应声落地。伤口渗出黑血，整个左臂剧痛无比。

箭上有毒！

剑鸣声如龙吟破空而来。武王踏碎屋梁一把揽住昏迷的殷郊，挽起剑气飒若流星。击退面前几个黑衣人后便抱起殷郊翻身离开。为首之人见行刺失败捏指吹哨，一群人宛若鬼魅般隐入如墨夜色。

姬发擦掉嘴边鲜血，一块腰牌赫然躺在殷郊流淌的黑血中。不用看姬发也知道，这群人是王室豢养的死士暗卫，只听商王调遣……

怀中人呼吸微弱，大片血迹濡湿武王衣襟。武王紧紧抱住殷郊。按理此刻姜子牙应是拒将封神榜献给殷寿而遭追杀。武王循着记忆朝姜子牙逃命处飞奔而出。

殷郊长睫微动幽幽醒了过来，左臂已痛得毫无知觉，他缓缓抬起右臂抚摸武王汗湿的额头，似在安慰般轻声道：“别担心，我没事。”武王没说话，只是收紧力气抱住殷郊。

“你帮我告诉姬发，别为我伤心……还有母后……你也要，你也要好好的……”殷郊语气越来越弱，像月下逸散的雾。武王将脸深深埋在殷郊冷汗涔涔的脖颈，如交颈鸳鸯般抵死缠绵。

“别说胡话，我不会让你死的。”武王声音低沉，月光之下那双冰冷长眸幽若深潭。他是天子，他偏要与天争，争殷郊的命。

寒林寂寂，月幽夜昏，大老远武王便听见哪吒的大嗓门“师叔，我们就这样放过那群王家侍卫，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武王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

服完仙丹的殷郊沉沉睡去，恍惚间武王又回到了少时与殷郊追讨封神榜的那夜。彼时他笑着对殷郊说他再不醒鬼侯剑就归自己了。可他不要鬼侯剑，他只想让殷郊活下去。殷郊为及十八而夭，尚未见天山雪西林春，这让他怎能甘心！

兜兜转转殷郊仍难逃受伤昏迷，武王想起临行前姜子牙的话——“我说甫进朝歌便感两股紫薇帝气，世上竟有此玄妙之事。时空穿梭三界之中只一人有这般妙法，奈何那人闭关千年，便是元始天尊莅请也难见一面。”

他带不走这个世界的殷郊了。武王靠在殷郊身边突绝浑身脱力。

曾几何时他认为将殷郊藏起来便可护他无虞，可玄鸟理应翱翔于苍穹。武王统御四海，天下不该成为囚鸟之笼，爱欲非为折翼之枷锁。

马蹄声匆匆，闪电载着姬发循殷郊气息而至。武王摘下面具，他应与年少的自己联手荡平世间邪祟，还殷郊一片自由展翼的蓝天。

“殷郊——”姬发匆匆下马探查殷郊的鼻息，又翻来覆去审视殷郊全身，见殷郊只有左臂受伤便放下心来。他转身打量端坐在石台之人，那人与他自己容貌并无二致，正目光沉沉地盯着自己。

姬发怒吼一声，一拳直冲武王面门。他揪住武王衣领，喉间发出野兽般粗喘悲吟：“殷郊呢？你的殷郊呢？”只一眼姬发便清楚年长的自己为何会出现在此。

武王神色死寂，如阳光透不过的幽邃深海。他把他的殷郊弄丢了……

“为什么？为什么没好好护着他！”姬发按倒武王，拳头如落雹般砸下。鲜血从武王额角鼻翼流出，武王偏过头，平静地接受年少自己的审判，为自己的力不能及赎罪。

行刑前夜武王筹谋万千，他甚至带走了质子营马厩里的闪电，却唯独带不走殷郊。

姬发指骨溅起武王鲜血翻飞，落在他脸上混着热泪流下。姬发一把推开武王走到殷郊身边，用披风裹住殷郊将其抱住隔绝武王的视线，力道逐渐收紧，一直收到不能再紧为止。

这是他的殷郊，姬发想，谁也夺不走。

武王拿出封神榜丢给姬发，神色严肃地说道：“四大伯侯正在赶往朝歌的路上，想救殷郊必须拦下他们。”

姬发拾起封神榜，“天下共主开榜封神”八个字盈盈闪亮。他抬头望向夜空，雷鸣没入铅云，月色苍白如覆山之雪。荧惑飘摇，要变天了。

(TBC)

(作者有屁放：坑了好久重新拾起来发现好难写，中途删改了好多依旧不满意，曾经一度想删文弃坑。但转念一想这是对大家的不负责。写不好是我自己没本事其他同好不应为我的无能买单。所以硬着头皮继续写了，会适当删减部分内容争取早日完结的。感恩每一位喜欢这篇文的人，谢谢！)

Chapter 5

Chapter Summary

殷郊心想这几年他竟是辜负了如斯韶华春光，如今细细赏来却是桃红柳绿，别有一番滋味。从此以后，他只为母后姬发和天下百姓而活。

(一)

破败的女媧庙，塌裂的屋顶漏下几束冰冷的月光。庙内陈列的无实麦穗，早夭婴儿、苦涩井水及暴毙兽鹿都被镀上一层灰青的死气。

姬发守着沉睡的殷郊躲在神像后，武王重新戴上面具，与神色各异的四伯侯相对而坐。

“卦象显示，先王与殷启之死却有蹊跷。殷寿得位不正招致天谴，可惜天下百姓遭此池鱼之祸。”姬昌收起蓍草，神色凝重。

“殷寿逆行倒施已不配做天下之主，我即刻回南都起兵，你们反不反？”南伯侯鄂崇禹身着赤袍，脾气亦如火般暴躁莽撞。姜恒楚别过身去，冷声说道：“事关重大，岂可信口臆断？”

“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饶。①”武王望了姜恒楚一眼，“尔等又岂不识帝王心术？四大伯侯私下会面已是大忌，如今在此密谋造反，可是灭族大罪。殷寿都能做出杀父弑兄之事，诸位伯侯认为一旦入了朝歌，可还有活命的机会？”

姜恒楚神色微动，鄂崇禹大喜过望，忙道：“既如此，你们是同意起兵？”崇侯虎嗤笑一声：“胜算渺茫，难啊！”

“胜算渺茫不是没有胜算。闻仲正远征北海，东夷虎视狼顾已久。倘若商军能出兵东夷，届时四路兵甲齐聚，便可一举图之。”武王在地上简单勾勒一个地图，着重圈出东夷之地。姜恒楚仔细端量武王，沉吟良久问道：“你到底是何人？”

武王敲敲玄铁面具，“时机成熟，我自会以真面目示人。当务之急是四大伯侯各回封地清点粮草兵马，谋定而后动。”

姜恒楚生性最为谨慎，忙问殷寿已下旨招四伯侯朝拜，若是他们四人都不去，殷寿起疑又当如何应对。武王回道：“我已有应对之法，诸公安心回封地就是。”

“且慢！”话音未落姬发已拦在门外挡住四伯侯去路。“你们共商起兵，可有想过你们在朝歌当质子的孩子？”

方才还喜气洋洋的南伯侯顿时垂下头去，鄂崇禹拔出佩剑喝道：“你是什么人？”姬昌立马起身拦住鄂崇禹，语带颤抖的说：“这是我儿子姬发啊！”姬发仰头喉咙滚动，不让眼角的泪水滑落。

夜暝月幽，武王隐于女媧庙无边的黑暗中，得窥不属于他的父子相聚。

姬发拔出佩剑，锋利的刀身反射冷冷月光。“烦请东南北三大诸侯割下衣袍，写以血书。我带回质子营与各路质子在朝歌内应。”

鄂崇禹立马咬破食指，写完正面犹嫌不够反过来继续写，姜恒楚也低头疾书。唯独崇侯

虎，踟蹰良久才堪堪落指。

姬昌走到武王身边，投下一道单薄羸瘦的倒影，他的声音干涩暗哑，似乎带有无限的心疼：“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武王别过头去，不忍与姬昌对视。玄铁面具紧贴在脸颊上，冰凉无比，掩盖了无声滑落的泪水。

月色悱恻，武王想起文王薨逝那天也是这般死寂的月夜。他跪在父亲病榻边，看着他的父亲艰难地睁开苍老浑浊的双眼。彼时文王的双手干枯如皴皱的树皮，仍紧紧抱住时岁已久画漆驳落的食盒——文王拖着受刑的残破身体亲自从饿犬口中夺过来的，曾盛过伯邑考最后的血肉的食盒。

文王脸上刺墨的“囚”字已与他青灰的脸相融，他吃力的抬起手，从喉间挤出断断续续的话语。

“发儿，你……”

武王膝行向前，将头伸向父亲。父亲要说什么呢？是你要继续完成伐商大业，还是你要当一名合格的君王，怜恤百姓？

那只瘦瘪的手最终还是没有落在武王头上，文王瞳孔涣散，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一滴清泪，喃喃道：“发儿，你……要开心……”

西岐的月光照不到朝歌城外的女娲庙，那边姬发已经收下三位伯侯的血书。武王咽下口中苦涩，路过姬昌时低声说了句“一路保重”。

待四大伯侯离开，武王直奔淇水而去。淇水天桥是进朝歌必经之路，当年牧野之战闻太师斩断天桥死守淇水险途，天堑难越，让周军吃尽苦头。

淇水浊浪排空，滚滚黄河水如万马齐奔，天桥盘踞泥浪之上。天子剑与铁索碰撞出迸落的火花，远处守桥士兵的火把照亮浓黑的夜幕。

“什么人？”火把逶迤而来，黄河在怒号，天桥在低吟。铁索轰然坍塌，如同大商气运，坠入无尽泥沙之中。

（二）

殷郊在姜王后平缓的琴音中醒来，左肩伤口业已精心包扎。他捏着暗卫腰牌的手指发白，声音干涩粗重。“我是父王唯一的儿子，他为何要杀我？”

姜王后握住殷郊的手，她把她唯一的孩子教育得很好，如同东鲁深邃的海，至纯至善，仁以济世。因此殷郊依旧不肯接受，或是从未想过，他的父亲不爱他这个事实。

“他先是全天下的王，其次才是你父亲。”姜王后爱怜地拨开殷郊额间碎发，注视他那双蓄满泪水的眼睛。“郊儿，你的父亲爱你又怎样，不爱你又怎样。我将你生下来，是希望你主宰你的未来，而不是穷其一生都汲汲于一个虚无缥缈的答案。”

“也许……也许父王只是被狐妖魅惑了！”殷郊鸦羽般的睫毛颤动着，如同暮春百花落尽无枝可依的蝶。他像是在骗姜王后，又像是在骗自己。

姜王后纤长的手指轻轻抚去殷郊的泪水：“若治世之功皆在王一人，则亡国之祸不可归咎于女子。你父王其心不正妖邪自至。郊儿，爱你者恒多，弃你者不可留。答应母亲，为自己而活，好吗？”

殷郊靠在姜王后怀里，缓缓点点头。

连日阴雨霖霖，天气沉闷。殷郊把玩着冷玉雕就的封神榜。假的，却在工匠巧手下与真的并无二致。

“啊——”一声凄厉的惨叫直冲云霄，撕裂朝歌静谧的雨夜。殷郊与姬发相视而笑，好戏开场了。

西顺门毗邻龙德殿，此刻瓢泼大雨倾斜而下，一个衣衫凌乱的女人疯了般在大雨中狂奔。“鬼啊——有鬼啊——”与此同时，一声惊雷炸响，混着尖锐的女声，在灰沉沉的夜空经久盘旋。

混乱引来宫中众人围观，有人认出这个发疯般在雨中狂奔的女人是曾伺候过殷启的宫娥。宫娥满脸污垢双目无光，见一个人就抓住胳膊猛烈摇晃：“你们没看见吗？是先王和王子启！他们的鬼魂就在那里！”

殷郊与姬发共撑一把伞，冷眼看着殷寿面色阴沉的从摘星楼出来。胡乱披起的外袍下敞露的胸膛上是若隐若现的暧昧痕迹。殷郊有些恶心忍不住想要干呕，姬发拍拍他的背给他顺气。

“休得胡言！”殷寿当胸一剑刺穿状若疯癫的宫娥，她踉跄摔倒溅起一身污水。她一边强撑着爬行，身后一边被冲出一条污浊的红色血溪。她爬到屋檐下苏妲己身边，枯瘦苍白的手死死拽住妲己洁白的里衣，留下一双狰狞的血手印。

“是你……杀了先王和王子启……”宫娥脸色青白如同鬼魅，苏妲己龇牙哈气拼命想掰开宫娥的手。“鬼魂索命……”宫娥呜咽一声，头一歪瞪着发直的眼断气了。

殷郊望向他的父亲，殷寿抱住苏妲己，嫌恶地踢开了无生气的宫娥尸体，像踢开一条猫狗。聚集围观的宫奴侍卫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出声。

翌日龙德殿，殷寿抚摸着封神榜面色大喜。殷郊站在台阶下看着殷寿，原来父王真正高兴的样子是这般，殷郊想，无论是他幼时拼命练习骑射亦或是为了得到父亲认请命去质子营，通过艰苦努力得到鬼侯剑，那是殷寿的笑容都不及此刻万分。

一个言官颤巍巍出列道：“前几日淇水天桥突然断裂，致使西大伯侯无法入朝歌面圣。近来宫中闹鬼之事愈演愈烈，隐隐传入市井。天谴已至百姓本就怨声载道，如今又涉及先王与王子启，只怕……”

殷寿怒而起身，呵斥道：“谁敢胡言？传一个杀一个，拔掉他们的舌头，曝尸街头以儆效尤！”

殷郊掀起衣角跪于殿内，拱手道：“父王，儿臣以为此法不妥，难堵悠悠之口。此事既牵连美人苏氏，不如让苏美人去大祭司处供香祈福，以泯灾厄。”

殷寿坐回王椅突然笑了：“我儿，听闻你日前在祭天台遇刺，可有查到幕后主使？”殷郊将头磕在冰冷的大殿上，左肩伤口隐隐作痛。他咽下喉中腥甜回以笑容：“儿臣已有些眉目，待证据确凿再禀奏父王！”

殷寿抚掌大笑：“好！如此便让苏美人去王叔处祈禳解祸。”

殷郊起身离开龙德殿，抬头望向如洗碧空，雨后的天空湛蓝无比。殷郊心想这几年他竟是辜负了如斯韶华春光，如今细细赏来却是桃红柳绿，别有一番滋味。从此以后，他只为母后姬发和天下百姓而活。

注：①“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是朱元璋在庆功宴上对茹太素说的，大意是现在能跟你

们饮酒作乐，将来你们犯了事还是饶恕不了你们。这里借用一下。

Chapter 6

Chapter Summary

“你们以为我会效仿成汤先祖自焚献祭？”殷郊笑了，笑容是那般明媚动人，“我想事情还没糟糕到这种地步。”

(一)

殷氏宗庙，鎏金铜盂里燃着掺了香料的灯焰。

苏妲己身着赤白相间的锦缎宫装，黛眉处上挑两抹丹朱额纹，煌煌灯火下愈发衬得她昳丽秾艳。

“大王命你来此处为先王和殷启祈禳，你上前来。”比干以清酒酹地，拈起三柱香递给苏妲己。苏妲己抿唇轻笑，膝行上前欲接过细香，却被比干反手捏住寸关尺脉。

比干掏出匕首，淬着寒芒的刀刃直抵苏妲己面门：“妖孽，当年成汤先祖将你封印在轩辕坟，没想到你竟然有重见天日之期。今日我便替祖宗了断你的性命，免得你祸害殷商江山！”

苏妲己眼波流转，从黝黑变成墨玉般的绿。姣好的脸庞在明灭的灯火下狰狞扭曲，交替闪烁兽面人脸。终于在比干的匕首将要落下时，几缕青烟从苏妲己七窍溢出，在宗庙上空汇成一个朦胧袅娜的半透明身影。

“叔祖且慢！”殷郊与姬发对视一眼，急忙冲上前。“她是真正的苏妲己。”

朦胧身影是苏妲己未消散的一缕残魂，梳着整齐油亮的发髻，眉梢婉约灵动，与苏全孝口中心心念念的小妹并无二致。

“殷寿狼子野心与狐妖沆瀣一气，那日庆功宴上，是狐妖控制了殷启刺死了先王。殷寿还故意让殷启在他面前舞剑，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无辜模样。其实一切都是他的手笔，就连姬发误杀殷启也在他的计划之内。”苏妲己残魂漂浮于宗庙灯影之上，控诉殷寿狐妖。

殷郊心中大恫身影摇晃，“哇”的一声呕出一口血来。他不禁想起幼时他为了能让父亲开心，每天都会偷偷练习到很晚。在整个朝歌王宫长眠于深夜时，大伯总能踏着如纱月色在王宫各个角落找到他，朝他晃晃手里的糕点。“郊儿饿不饿啊，很晚啦跟大伯回去休息吧。”

大伯膝下无子对他极尽宠爱，那个时候殷郊都会扔下木剑跳到大伯怀里，给大伯洁白的罩衣印上两个脏兮兮的小手印。长阶沁凉如水，大伯刮刮他的鼻头，将促织蟋蟀的叫声甩在身后。

姬发上前扶住殷郊，满脸担忧地望向他。殷郊拍拍姬发的手示意没事。

苏妲己的残魂缥缈如雾，她朝着殷郊盈盈下拜，声音哀婉又决绝：“我清清白白的苏氏女儿，岂可日夜委身杀父仇人行那苟且之事，望请太子还我一个干净去处。”

殷郊凝眉，忙问该如何帮忙。长时间离开躯体令苏妲己的残魂虚弱苍白，她强撑着答道：“天子剑可杀狐妖，狐妖一死我执念消散，烦请诸位将我这身皮囊一把火烧了，撒在冀州的风雪之中。”

武王抽出佩剑，剑锋凛冽倒映宗庙内跃动的烛火。苏妲己摇头：“狐妖连着殷商气运，你们现在还杀不了她。”言罢便难以支撑化身白烟钻进体内。姬发眼疾手快一个掌刀劈晕了悠悠转醒的狐妖。

“叔祖，是否真的只有殷商血脉自焚祭天才能消除天谴？”殷郊擦拭嘴角血痕，抬头望向森森烛火下的祖宗祠牌。武王姬发同时厉声问道：“你想干什么？”

殷郊拈起三柱细香虔诚举过头顶，插进供案里。“你们以为我会效仿成汤先祖自焚献祭？”殷郊笑了，笑容是那般明媚动人，“我想事情还没糟糕到这种地步。”

“尧禅位于虞舜，舜禅位夏禹。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黎民方为社稷之本。天下共主能者居之，我当效仿先圣，禅位让贤。殷商王朝于我一代覆灭，天谴自会消弭。”殷郊对着牌位磕下重重的响头，朗声说道：“日后先祖或责或骂，不肖子孙殷郊一人承担。”

姬发跪在殷郊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目光灼灼：“我陪你一起！”

比干俯身摸了摸殷郊的头，殷郊出生时赫霞漫天，红鸾霓光旋于屋顶经久不散。殷郊不单单是大商最后一只玄鸟，更是万民的祥瑞。

（二）

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白云如练延展于碧空中。温和的春风吹拂城墙上的旌旗，姬发殷郊打马追上远行的武王。“我听说姬发说北伯侯的血书在你手里。”殷郊拍拍武王的马鬃，笑吟吟地伸出手，“给我吧，我亲自交给崇应彪。”

武王凝着寒气的脸与明媚的春光格格不入，殷郊伸手去拽血书，却纹丝不动。“不要因为那个时空发生的事而否定现在的崇应彪，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姬发叼着一节柳枝，斜眼望向武王阴阳怪气地说：“我可跟某个不中用的东西不一样。放心吧，有我在肯定不会再让殷郊受伤。”

殷郊没好气的用肘节顶了一下姬发的肩膀，小心翼翼地收起血书，叮嘱武王道：“东夷人生性狡诈，他们的首领方纣骁勇好战。此番你只身前去务必小心。”

武王点点头，想抬手摸摸殷郊的头，却被姬发横起手臂挡住。“时候不早了你赶紧出发吧，不过我说你可千万别死在东夷啊，到时候可没人给你收尸。”话音刚落，又收获殷郊一个肘击。

骏马打了个响鼻，武王脚一蹬转身远处。殷郊站在威严崔巍的城墙下，直到武王化成黑点的身影在广阔的天空下消失不见，良久才掉头回城。

城楼外青苍的山坡上，一只黑翎白翼的雄鹰展翅翦碎春光，喉声没入天际。

东夷青灰色的城墙绵亘在连绵无垠的平原上，如同拔地而起的剑锋。镶起金边的红霞铺满半边天穹，中间裹挟黑色的絮状云块，如同战士伤口凝结的血痂。武王戴着玄铁面具趴伏在东夷伯方纣寝殿的砖瓦之上。

金乌坠落，夜空收束霞光，如同醉酒的老叟，蹒跚升起墨一样的黑。

黑夜是罪恶的深渊。

武王依旧在耐心等待，残星寥布，冷霜勾勒天子剑锋利的轮廓。周遭一切安静的如同死去，寒鸦落在虬桠的枝头，啼着血红的月。

掌灯宫奴倚着青铜灯昏昏欲睡，方纣四仰八叉睡在床榻上，旁边是他从不离身的宝刀。

武王落地如轻盈的鹁雀，出剑如锐利的鹰隼。天子剑寒光飒飒，似秋水若闪电。剑出夺命，扬起一捧血雨。

方项的人头仍是睡眼紧闭，咕噜噜在昏幽的烛火里滚一圈。武王轻笑，手指一弹将刻有“殷”字的王家暗卫腰牌扔在血泊里。

宫女的尖叫声惊醒沉睡的月，晴朗银辉照耀着武王消失在城阙外广袤原野的雄健身姿。骏马疾驰，耳畔是倒退的呼啸的风。武王抬头望了一眼皎洁月轮，他更喜欢炙热明烈的太阳。

太阳终将升起，太阳即将升起。

东方的曙光驱散了黑夜的浓稠，识途的信鸽带来了四大伯侯在西岐起兵的密信。信鸽在望宇宫啄食粟谷，是不是偏头望望站在宫墙上长袍翻飞的殷郊。

金阳在巍峨的城墙上映出炫目的光，殷郊立在最高处，看着遥远地平线上一匹骏马疾驰而来。硕大无朋的朝阳在武王身后升起，武王纵马勒紧缰绳，骏马扬起前蹄长嘶一声，定格成金灿灿明轮下的剪影。

一个小侍官急匆匆赶来，他扶了扶因奔跑而有些歪的发冠忙不迭说道：“太子殿下，大王有急事宜您去龙德殿。”殷郊跳下城墙，摸了一把信鸽顺滑的羽毛，点头说知道了。

未及龙德殿，就听到殷寿踢翻桌案的声音。殷郊小跑进门，大殿上散乱着竹简奏章。“东夷竖子，竟敢率族而反？他们是忘了冀州苏氏的下场了吗？”怒火让殷商坚毅的脸庞狰狞扭曲。

殷郊跪下拱手道：“父王息怒，儿臣愿领兵平叛！”听到殷郊的话，殷寿顿时冷静下来，他接过宫女手中的玉樽，歪在龙椅上笑道：“你想要兵权？”

“儿臣不敢，替父王分忧乃为人子的本分。”殷郊连忙磕下头去。殷寿将玉尊摔在地上，沉声说道：“命余化挂印，即可发兵，问罪东夷。”

“至于你，就留在宫里好好陪你母亲吧。”殷郊跪在地上，看不到殷商的表情，他咬咬牙领命退去。

(三)

质子旅扎营在城外平坦的草地上，清风拂过，柔软的绿草便荡起涟漪般的碧浪。鄂顺拿着南伯侯的血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每次看到“努力加餐饭”几个字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崇应彪呢？”殷郊问姜文焕，姜文焕把父亲的血书仔细叠好贴身放着，指了指不远处一堆兵戟长矛。殷郊走过去，看到崇应彪正挽着赤膊在磨剑，剑身在粗砺的磨刀石上擦出迸乱的火花。

“你父亲给你的。”殷郊把血书递给崇应彪，崇应彪翻转佩剑继续打磨，没有接。

“里面的内容我没看。”殷郊把血书放在崇应彪身边，转身走了。

崇应彪磨完剑拿起来仔细端量着，星星点点的血锈堆积在剑柄。崇应彪用剑尖挑起血书，看完后就用那绀紫色的衣角擦拭锋利的剑刃。

血书过处，剑身光滑平整，倒映着崇应彪凉薄讥讽的眉眼。

(TBC)

姬发：不是很懂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我老婆自焚献祭，我老婆主动禅位，殷商不也一样不复

存在嘛，天谴不也自然而然就消除了嘛。嘿嘿嘿我老婆真聪明不愧是我老婆。
女媧：行，你们搁这给我卡bug是吧！

Chapter 7

Chapter Summary

武王无声跪在原地，作壁上观殷郊再次步入既定的命运，玄鸟再一次在他面前折翼。

Chapter Notes

结尾附一则崇应彪小传

东夷兵马彪悍，余化又刚愎喜功。一场远伐打了月余依旧未决胜负。朝堂上殷寿愈发暴躁，一时间群臣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倒是殷郊像个无事人般整日背着手在宫里闲逛。

望宇宫，中庭日卷芭蕉，绿芜绕墙。初夏十分，天气渐次溽热，殷郊最不耐热，早命人把窗纱全部换成轻薄透气的青烟罗，风乍起，云纱袅娜如雾。

武王靠在殷郊膝头沉沉睡去，这几日他忙着去城外接应西岐斥候，难得睡个囫囵觉。武王睡得很熟，摘下面具英挺的剑眉也舒缓几分。窗外清风阵阵，舒展的芭蕉在罗纱上投下朦胧的影子。

殷郊正散着头发拿锉刀专心致志的刻木雕，突然感觉头发被人拽住，低头就看到武王睁着明亮的眼睛，指尖还缠绕他一缕发丝。

“不再睡会么？”殷郊也不去管那缕头发，柔声问道。

“我做了个梦，梦到你行冠礼那天。”武王只紧紧盯着殷郊，声音幽远，仿佛还沉浸在梦中未醒。

殷郊笑了：“我还未及十八，哪里就行冠礼了。”

武王沉默起身，拉着殷郊走到镜子前，拿起一把桃木梳，仔细将殷郊散落的墨发束在手中，小心翼翼拢在头顶。“殷郊，答应我，这次要好好长大。”缠枝菱花铜镜里倒映武王专注的神色，殷郊刚想回答，就被一阵咳嗽声打断。

姬发倚在门口，单手握拳抵在唇边躬身咳嗽，只是白皙的脸颊未见半分呛咳之后的涨红，纤长睫毛眨巴眨巴，黑若点漆的双眸无辜地望向殷郊。

“余化久攻不下，殷寿命质子营披甲助阵，姜文焕鄂顺已经出发了。”姬发见殷郊满脸无奈，连忙把正事相告。

“崇应彪呢？”武王沉声问道。姬发摇头：“殷寿依旧留他在身边当随行侍卫。”

殷郊点头说道：“别管崇应彪了，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朝歌城头盈而未满的月，落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便是喋血般的凄冷。

两行急促的马蹄声如隆隆春雷，从远处疾驰而来。炬火透天，给遥远的地平线染上微微黄晕。东营城外驻扎的商军营帐林立，明亮篝火下伤兵残卒的哀嚎声经久不绝。

姜文焕与鄂顺对视一眼，下马矮身进入主将营。余化浑身酒气，抬起臃肿的眼皮望向突然闯入的二人，颇为诧异：“二位质子前来所为何事？”

“我二人夤夜前来，是想问余将军借一样东西。”姜文焕大马金刀地坐在余化对面，嘴角还噙着笑意。

“何物？”余化不解。

“你的人头！”说罢姜文焕眼神一凛，早已蓄势待发的鄂顺手起刀落，活生生将余化头颅砍断。淋漓的鲜血喷洒到帐幕上，染成一片殷红。

帐外众人听到响声立马进帐查看，他们弓起腰身手持兵器。点点鲜血溅在姜文焕脸上，在跃动篝火的照耀下宛若修罗罗刹。鄂顺收起淌血的佩剑，剑身入鞘划出悠扬的铮鸣，惊醒众人。

“我乃东伯侯之子，王后姜氏内侄。余化私通东夷现已被我斩落剑下，还有谁不怕死的，只管来！”姜文焕横剑胸前，剑光流淌如银。

众将士面面相觑，姜文焕弹剑高喝：“大好男儿岂可阉于内墙，全体将士听我口令，解甲退兵，保全性命回家跟妻儿团聚！”

一千士卒早已厌倦刀兵，如今听到姜文焕这般说辞，纷纷扔下武器面露喜色。姜文焕步出大帐，清冷的夜风吹散浓浓的血腥味。鄂顺将余化人头盛于锦匣，姜文焕对鄂顺说：“东夷世代依托东鲁，深受我姜氏恩典。父亲已飞书方项胞弟，带上余化的人头，自然能招降东夷一同伐商。”

鄂顺不喜说话，只抬头望天。遥远天际泛起鱼鳞般的微光，太阳升起来了。

但远处的朝歌远没有得到金灿灿的朝阳洒下的温暖光辉。

“轰隆——”一声沉重的闷雷，整个望宇宫俯身于雷威之下。案桌上殷郊的木雕在微微颤抖。殷郊皱眉：“这次的雷有这么厉害吗？”

武王翻上窗台，远处旌旗翻飞，上接乌云摧城，遮天蔽日。

“殷商太师闻仲，远征北海，苦战十年，今凯旋回朝——”唱和声由远及近，似重锤擂在三人心上。

“四大伯侯的兵马已集结在孟津渡，眼下我们在宫中孤立无援，一定要在闻仲班师前出宫。西角门今日当值的是西岐自己兄弟，我们从那走。”武王收好佩剑背上弓弩，拉着殷郊就要走。

“母后还在宫中，要走带上母后一起。”殷郊咬紧牙关，握住鬼侯剑的手暴起青筋。姬发拍拍殷郊的手说道：“我去护送姜王后，你们先走！”

一个闪着寒光的飞镖直直钉入木梁，望宇宫外涌入一千甲冑整饬的卫兵，饔飧纹饰的盾牌隐隐映着雷光。崇应彪从刀光盾牌后阔步走来，幽幽乌云下，崇应彪手中的剑折光流影，直指殷郊。

“奉大王命，捉拿反贼殷郊——”

武王手持剑柄，一双幽深黑眸如鹰隼般直视崇应彪。姬发握拳的手因用力而发白。“你是怎

么杀了你那个时空的崇应彪的？”姬发冷冷发问。

“他胞兄进献了一柄宝弓，崇应彪在射光箭矢后被猛虎撕成了碎片。”武王抽出天子剑，玄铁面具如凝冷霜。

“便宜他了，真想亲手杀了他！”姬发挽起剑花，目光如寒刃，欲将崇应彪千刀万剐。

“拿下！”崇应彪面带讥诮，一声令下卫兵列阵上前涌向三人。武王剑出如游龙，扬起血雨纷飞。

盾牌上架起剑弩，尖锐箭锋闪烁寒光。远处闻仲班师行军声动地而来，惊落冷雨如丝。房梁上王室暗卫隐入雷云，淬毒飞镖飒若流星，割裂雨幕。

姬发殷郊持剑拨飞流箭银镖且战且退，奈何势单力微。崇应彪好整以暇看着他们三人如困兽般龟缩西城门，内心无比畅快。

“看来今天要命丧于此了。”殷郊用鬼侯剑撑起身体，眉目含笑丝毫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能和你们死在一起，我死而无憾！”

姬发与武王对视一眼，武王微微点头，化掌为刀劈晕殷郊。一声嘹亮的口哨响起，一匹骏马溅飞雨珠而来，西城门恰在此刻洞开。

“这次你要是还没护好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姬发深深看了武王怀中的殷郊一眼，转头只身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追兵。

古老沉重的城门叹息一声缓缓合并，殷郊努力睁开迷蒙的双眼，只见天光收束间，姬发满身伤痕，被崇应彪抬脚踩进污泞的雨水中。

马蹄隆隆踏碎暮光，听到身后有破空之声，武王立马矮身护住怀中昏迷的殷郊。地上可见泛着寒森银光的飞箭，武王扭腰挽弓，三矢齐发，随着几道坠马声传来，后面追兵之声才渐次消散。

半轮残阳坠落山头，天边铺满血一样的晚霞。殷郊幽幽转醒，睁眼只能看到武王半面玄铁面具。

“放我下来。”殷郊平静地说。

武王收紧手臂，加快行马速度。

“我说放我下来，我要回去救姬发！”殷郊依旧神色平静，晚霞映在他宛若翦水的瞳孔中，没有一丝温度。

武王勒紧缰绳，骏马长嘶一声堪堪停住脚步。武王翻身下马，虚虚握住殷郊的手，语带哀求：“我就是姬发啊……”

殷郊闭上眼睛，再睁眼却是一幅无悲无喜的模样。他坐在马上略微低头望向武王：“你有跟你的殷郊告别吗？”

武王颀长的身姿佝偻着，悲伤如同日暮残阳，笼罩在武王周身。他没有来得及跟殷郊告别，他甚至没有跟殷郊说上一句话。

在岐王宫无数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夜晚，武王割破手指一遍遍在招魂幡上描摹殷郊的名字，他也一遍遍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日认清殷寿的真面目？为什么没有防范崇应彪的狼子野心？为什么法场前一晚谋划万千，唯独没有派一个人去守着行刑台上的殷郊？

为什么弄丢了自己守了八年的太子，现如今又再次重蹈覆辙，拦不下眼前的殷郊呢？

“那我替他跟你告别，你要好好活下去。”殷郊说完，打马转身直奔朝歌城。天际两道火烧般的云霞落在殷郊肩上，如玄鸟燎起烈焰的羽翼。

武王无声跪在原地，作壁上观殷郊再次步入既定的命运，玄鸟再一次在他面前折翼。

诏狱中崇应彪癫狂的诅咒犹在耳畔，他说，姬发你不得善终……

(tbc)

【崇应彪小传】

质子旅每循三月便会有家书从四方而来。鄂顺是最积极的那个，天刚破晓就站在营门，翘首以盼家书的到来。

每次崇应彪看到都会笑他，活像个望夫石。

分发家书时众质子人头攒动，各自领了家书作鸟兽散，落一片白茫茫干净大地，徒留崇应彪坐在风口磨剑。

崇应彪从不期待家书，他也从未收到家书。

他的生母是北伯侯府乐伎，那年中秋月满风盈，北伯侯喝醉了，成了崇侯虎春宵一度的理由，也给那个貌昳容丽的女人轻而易举落下一生的注脚。

崇应彪从小被养在大夫人身边，他曾经偷偷去见过深宅里那个可怜的女人。北崇苦寒，岁月却温柔以待，朔凛的寒风未曾侵蚀女人的姣好面容。

只是女人有些疯，傻傻地倚在高高的门口，手里拿着一块霉变的糕点，痴痴地说：“等彪儿回来吃……”

女人等来的是三尺白绫，在朝歌广选质子的消息飞抵北崇德第二天。大夫人以“质子远行不可有所牵绊”为由，命人勒死了崇应彪的生母。

起身前往朝歌的前一夜，年仅十岁的崇应彪偷偷流出侯府，在肆扬的飞雪与豺狼的低嚎中奔向城外乱葬岗，野犬双瞳赤红，嘴里叼着淋漓的腐肉。

崇应彪咬住牙，徒手挖着，挖开积雪冰霜挖开冻土，指肉被磨烂，鲜血混杂腥臭的泥土被冻在深可见骨的伤口上，但崇应彪不管不顾。他挖开一个大坑，把草席蔽身的女人的尸体拖了进去。

他没有力气了，躺在土坑里，窝在女人僵硬的尸体上，呆呆望着飘落雪絮的夜空。冷月又西，残星斜布，落在脸上的雪凉凉的，女人的身体也凉凉的，怎么也捂不热。

崇应彪最终把挖出来的泥土推回坑内，女人被勒的紫胀的脸露在外面，姝丽的容貌被风霜渡上一层死灰。崇应彪泪流满面，用最后一捧土盖住女人的脸，盖住这张给她招致不幸的脸。

到了朝歌，崇应彪拼尽全力训练杀敌，他想出人头地建立军功，早日衣锦还乡，给那个女人装以点漆楠木棺，风光大葬。

但是殷寿看不见他，就如同他的生父崇侯虎眼里没他一样。殷郊是殷寿血缘上的儿子，姬发是殷寿最欣赏的质子。

“虎生三子必有一彪”，从一开始就注定他弃子一样的命运。

又是一个家书日，崇应彪没去磨剑，他睡在坚硬的刀兵上，在一众质子的笑声中翻翻身。梦里他骑着高头大马，缓步进入北伯侯府高高的大门。他用点漆楠木棺装殓女人不腐的尸

身，风风光光将其葬在北崇绿荫蓊蓊的山头上。
(小传完)

Chapter 8

Chapter Summary

凡人寿短，于神仙不过瞬息，我们又岂可作壁上观，磋磨这对有情人。

朝歌地牢，腐朽死亡的气息如沤烂的脓血。

姬发盘膝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惨淡的月辉倾洒在他苍白的脸上。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枯蓬的茅草中钻出，尖红的鼻翼嗅了嗅姬发身上淌血的伤口，又被一阵脚步声吓跑。

笼内的野兽低吼一声，咆哮声使得姬发睁开眼，与牢房外满面春风的崇应彪四目相对。

“臭农夫果然还是跟地牢最般配。姬发啊姬发，可曾想过你也会有今天？”崇应彪抚掌大笑，笑声里是不加遮掩的畅快。

姬发偏偏头，不去理会崇应彪。崇应彪望向木偶泥塑般的姬发自觉无趣，他眼珠一转，狭长的眼睛里淬着恶毒的光：“你说此刻殷郊在做什么？会为你即将到来的死亡流泪吗？”

尘埃在清冷的月光中翩跹飞舞，姬发嘴角漾起一抹温柔浅笑。殷郊应该被那个人带到西岐与父亲哥哥见面了吧。地板蒸腾的寒气渗透姬发每条骨缝，身体所有伤口都在呻吟着痛苦，但姬发依旧在笑。

真好，姬发如是想，承受这一切的不是殷郊。

“闻太师已奉命集结兵力征讨叛商反贼，用不了多久你就能跟殷郊见面了。”崇应彪留下这句话，施施然离开了。

“崇应彪，”姬发叫住他，“真想痛痛快快和你打一架。”崇应彪回头冷笑：“可惜啊，你再也沒这个机会了。”

一轮圆月冒在浓墨般深沉的夜空，朝歌城楼兵甲森立，一匹快马从夜色中疾驰而来。“什么人？”守城侍卫持长矛立在木栏关卡旁。

“太子殷郊！”

夜凉如水，点点凝露从芭蕉叶坠下，落在平滑的石阶上溅起圈圈涟漪。摘星楼薄雾缭绕的浴池，亦是这般水面波荡。

姜王后头戴白纱，望向歪在池边衣衫大敞的殷寿，他面色青白整个人痴醉癫狂，全无半分王者之气。苏妲己柔弱无骨地攀附在殷商半裸的胸膛，醉颜酡红。

“你的好侄子，矫诏杀了余化。你的好儿子，私通西岐反贼。都是你们姜家教出来的好儿子！”殷寿把手中玉樽狠狠摔在池中，溅起飞珠无数。“你们都背叛寡人，只有她，才知道寡人想要什么。”殷寿大掌撩拨苏妲己的如墨秀发，苏妲己轻扭蛮腰，咯咯笑着。

“大王所求为大商征讨四方，佐翊明主。难得您都忘了吗？”姜王后直视殷商，缓缓说出当年殷寿立下的誓言。

殷寿起身来到姜王后身前，明黄衫袍曳下逶迤的水痕。一个通体莹白的玉柄被扔在姜王后

脚边，“看看你养的儿子，弄了个假的封神榜来糊弄寡人！不过有狐妖在，没有封神榜寡人也可长生，永世为王！”

“神仙亦有掣肘，凡人又岂可妄求长生。”姜王后抽出匕首，跪伏在殷寿脚边，“我愿替殷郊赎罪，望请大王饶过殷郊姬发。”

殷寿冷哼一声，他蹲在姜王后身边，单手抬起姜王后单薄的下巴。锋利的匕刃抵在姜王后琉璃般的眼眸，姜王后闭上眼，纤长的睫毛在她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不忍面对她的丈夫与她持刃相向。殷寿的手很热，在她生子难产当日，这双温热的手也曾落在她冷汗涔涔的额头，轻声说一句“夫人辛苦了。”

匕首的寒气宛如毒蛇的利齿，剑光流转间，姜王后听到一声柔甜的女声：“大王何不留下她的性命，待到日后叛贼攻上朝歌，也可用她胁迫东鲁退兵啊。”

耳畔是剑气翻飞的风声，姜王后缓缓睁眼，便看到自己一缕青丝在水池中招摇铺散。结发为夫妻，断发则断情。到底是了结了，结縢大典上，殷寿在漫天红妆下敬告天地的誓言。

“明日行刑台，处决反贼西伯侯之子姬发，由殷郊亲自监斩！”殷寿扔下匕首，不愿再多看姜王后一眼。转身前姜王后看了一眼苏妲己，苏妲己秋瞳清明，眉梢婉约灵动，水雾朦胧间，仿佛冀州朔雪中傲寒而开的梅。

摘星楼外，澄清的池水映着天边那轮皎洁的月亮，清风拂过，圆月也随着涟漪一圈圈晕开晕散。池内鸳鸯失伴，池畔梧桐半死，姜王后解下白纱，散着一头锦缎般的青丝。从此她不再是四方宫墙内被蹉跎半生的枯木，她终将再次成为东海自由曳尾的鱼。

天还未亮透，牧野万丈烟霭如纱幕般流转，整饬的军营安静伏卧，只等天亮，迸发出洪流般的杀气，席卷朝歌。伯邑考正在马厩喂马，他听得身后慌乱的脚步声，诧异回头。

来人面戴玄铁面具，他张张嘴，声音中带着沉重的疲惫与绵长的哀伤。他说——哥哥，你帮帮我。

如今的朝歌城如同迟暮的老人，晨风拂过城头，猎猎作响的军旗似在叹息走向灭亡的王朝。

闻仲修整甲冑，迈上墨麒麟。刚抬腿时腰发出“嘎吱”的脆响。闻仲倚着墨麒麟，揉腰苦笑。比干撑伞而来，墨麒麟亲昵的用鼻尖拱了拱比干的手心。

“大祭司，好久不见了。”闻仲朝比干含笑颌首。

“是啊，十年未见，我们都老了。”比干拍拍墨麒麟的脑袋，满眼担忧地说：“大商式微，非人力可回寰。你真的要去吗？”

远处传来苍凉的号角声，伐商大军旌旗蔽天，势如破竹。

墨麒麟矮身跪在闻仲面前，闻仲翻身跃上，打神鞭与铠甲发出沉重的碰撞声。“武将死战，闻某拼此残身，誓与大商共存亡。”

无心抵御的商兵在在伐纣大军强势的进攻下溃不成军，绣金饕餮纹的军旗在胜利者的高歌呐喊中缓慢的倾颓、坠落、轰然倒地，溅起尘烟无数。

鲜血流经土地浸染成大块土褐色的深渍，到处都是冒着袅袅黑烟的余烬。闻仲的打神鞭寸寸断裂，鬓发散乱的他跪坐在满目疮痍的殷土之上，流下一滴悲怆的眼泪。

一柄青竹伞在闻仲头上遮出一片阴影，闻仲抬头朝比干苦涩一笑：“大祭司，我们真的老

了。”

比干望向纵马疾驰冲进城门的武王，缓缓点头：“对啊，该把江山让给他们年轻人了。”

昊天垠地之间，行刑台宛如利刃直顶乌云密布的苍穹。姬发被拴在绞刑架上，他抬起头，隔着篝火灼烧的热浪，监展台主位上殷郊明黄的衣袍翻飞扭曲，模糊不清。

崇应彪把泛着寒光的刀斧在水缸中一滚，冰冷的水珠滴落在姬发脖颈。在刀光落下的一瞬，鬼侯剑剑出流光，宛若流银，生生震开崇应彪手中的斧头。

被隐藏在人群的西岐卫兵解开绳索的姬发拾起微微铮鸣的鬼侯剑直指崇应彪：“来，我们痛快快打一架！”崇应彪啐了一口，扔下斧头抽出佩剑，逼仄的行刑台是他们最后的斗场。

鬼侯剑挽出炫目银光直逼崇应彪面门，崇应彪反手抬剑格挡，两剑相撞声若龙吟。姬发持剑如疾风，天河倾泻般让崇应彪避无可避，只得反身下腰才堪堪躲过。姬发一击不成腾跃再起，剑冲九霄化霹雳拦斩长河。

崇应彪只觉面前剑芒如璀璨星海，血雨如雾溅洒在他周身。当剧烈的疼痛从脖颈处蔓延开的时候，他才反应这是他的血。崇应彪捂住血流如注的伤口缓缓下坠，熟悉的冰冷如同八年前北崇乱葬岗的飘雪。

在彻底被黑暗淹没时崇应彪笑了，他本就未曾拥有，所以无惧失去。

姬发拄着淌血的鬼侯剑单膝跪地，望向远处浓烟滚滚的摘星楼剧烈喘息。殷郊明黄的身影渐次隐入鹿台繁花茂影中。姬发咬牙起身，跌跌撞撞朝摘星楼奔去。

摘星楼火光冲天，木梁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武王冷眼望着殷寿倚在华丽奢靡的屏风处癫狂狞笑，似与另一时空葬身祸害的纣王无异。只是这次，殷郊完好无缺的在他身后。

“姬发，要是你是我亲生儿子该多好。”殷寿对着摘下面具的武王举起酒杯，“刚入质子营我就发现了你的野心，但是没想到后来你会为了殷郊拦住心中的野兽。如今你即将君临天下，你会怎样对殷郊呢？”

“他是你的战利品，亦或是你的禁脔？”殷寿面带讥讽的朝武王冷笑。

殷郊看着曾经在自己心中最伟岸的父亲如今在焦灼的火焰中扭曲癫狂，状若猪狗，心中五味杂陈。殷寿目光如刀，声音宛如最恶毒的诅咒：“来啊儿子，杀了我，杀了你的父亲！”

殷郊缓缓闭上眼，不让眼角的泪水落下。帷帐纱罗被烧成零落的灰烬，铜台金案在火光中灼出赤红的热浪。苏妲己突然从火光中钻出，三条白绒长尾束住殷郊的手脚腰身，将其甩在摘星楼外。

武王神色一凛，天子剑挽光如瀚渺星辰，直奔狐妖。无形剑影拔山倾海彻顶而来，狐妖仰面被天子剑贯穿，嘴角渗出丝缕鲜血。

苏妲己的残魂从身体缓缓腾空而出，她望了一眼被压在巨大房梁下瞠目吐舌气绝身亡的殷寿，转身朝武王拜身叩谢，化作星点散落远去。

摘星楼在烈火中摇摇欲坠，匆匆赶来的姬发恰巧碰到失去狐尾束缚的殷郊从高楼缓缓坠落，姬发目眦欲裂，伸出双手想要接住折翼下坠的玄鸟。

摘星楼轰然倒塌，武王身如离弦之箭，直直冲向殷郊。耳畔风声烈烈，苍茫世间中，武王眼中只有渺如芥子的殷郊的明黄身影。

武王伸手，把殷郊揽在怀里，他护住殷郊的头，闭眼等待死亡的降临。他祈求，上苍你可

怜可怜姬发，保全殷郊的性命。

远处传来一声嘹亮的长啸，雷震子挥翼而来，接住坠落的二人。武王躺在雷震子宽大的翅膀上，听着殷郊鲜活的心跳声，收紧手臂，泪如雨下。

乌云退散，阳光炽热而明亮。武王低头，轻轻在殷郊额头落下虔诚一吻。

朝歌城外冒出星子般的野花，新君恩旨踏着花香从镐京传遍四方：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商德既衰，文王姬昌拨乱济民，扶翼先朝，又用受禅于先，运在周室。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①

这日风花烂漫，新朝治下诸侯分封闭，百姓各得其乐。姬发殷郊各自牵马，在镐京城外辞别武王。

“我们要把崇应彪的骨灰送回北崇，与他母亲葬在一起。”殷郊从袖口中掏出一个木偶送给武王，木偶栩栩如生，天子冠冕朝服清晰可见，正是武王穿越而来与殷郊见第一面时所穿。

姬发捧着骨灰锦匣，在殷郊身后探头探脑，偶尔与武王目光碰撞便翻个白眼转头，好像再说你有木偶有什么用，殷郊可真真切切陪着我。

武王接下木偶握在手中，问殷郊日后有何打算。殷郊指指远处忸怩的姬发，嘴角满是宠溺的笑意：“跟姬发畅游山河，共赏世间好景。”

殷郊翻身上马，逆着灿烂的阳光朝武王挥手作别。两匹快马奔向远处金轮明日，二人背影英姿洒脱，落得风华正茂好年少，不问归期。

“咚——”绵长沉重的熟悉鼓音，自空中传来。

“武王，胡不归——”苍老浑厚的声音萦绕四方，武王抬头，但见四周黑幡翻飞，诸侯噤声伏跪，被雷劈碎的招魂台散落在武王脚下。

武王望了一眼手中栩栩如生的木雕——这不是梦。

浩渺苍穹，金光大盛，流云飞霭处，一粉衣老者头簪桃花枝，手柱葫芦拐，正捻须微笑，身旁是一青面獠牙身高丈若的蛮将，大如蒲扇的手中拿着一个彩纹流光的鼙鼓。那熟悉的鼓声就是由此而来。

“浮生大梦，烂柯百年。家师有请武王速上昆仑。”

昆仑仙池，无垠瀑布飞泻直下，拍起雪涛阵阵。水声轰鸣处，一个总角小童倒骑青牛，正摇头晃脑吹奏短笛。

“此乃家师，太清道德天尊②。”粉衣老者垂手行礼。

小童手指一点，急湍飞瀑中分而开，水帘后，幽草翠石，妍花薄雾，别有洞天。水雾飘摇处，一张玉榻出现在武王面前。

榻上之人恬然沉睡，白皙脖颈上一道纤细的红痕，精致的眉眼是武王无数梦回时思念了无数次的模样。

武王似被卸去力气，缓缓跪倒在榻边，埋首于殷郊颈边。一滴清泪从武王眼角滑落，流经殷郊脖颈，隐入剔透的玉榻在之中。

元始天尊现身，摇头道：“师兄，神仙不可插手凡人命数。”

小童竹笛一挥，点点荧光散落殷郊周身。“凡人寿短，于神仙不过瞬息，我们又岂可作壁上观，磋磨这对有情人。”

一只彩翅凤尾蝶落在殷郊眼睑，蝶翼轻绽处，殷郊缓缓睁开了眼……

(全文完)

注：①化用自《晋书·帝纪·第三章》，非作者原创，有改动。

②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

(作者有屁放：本人特别喜欢反差萌，所以把太上老君设定成了一个小童的形象。让我们谢谢太上老君，给了武王和他的殷郊一个完美结局。请跟我一起说——谢谢太上老君！！！)

Chapter 9

Chapter Summary

《壁上观》番外，之前读者宝宝的点梗，武王哥引诱郊穿天子衮服。一点点王座play。

短促而低沉的梆响惊扰岐王宫的青雾般的晨曦，织造坊的绣娘们揉揉惺忪的睡眼，开始天子衮服的绣制。

只是此次送来的样图与周天子平日所穿尺寸不符，有眼尖的绣娘看出，倒像王后的体格。

王后是武王酬天祭祖那天从昆仑抱下来的，周民都称赞王后是祥瑞。武王自此一改阴郁，笑意如春藤爬满他的眼角。

这日退了朝，群臣鱼贯而出，内侍长捧着新绣的衮服，毕恭毕敬呈给了武王。衮服乃天子祭典时才穿，此时武王着赤色常服，殷郊穿一身藏青长袍，正在雕菱镂花小轩窗对弈。

“哎呀呀，又走错了，再让我悔一次。”若有外人在场，定会被惊掉下巴，谁能想到破赖悔棋的，是当年克商伐纣他，统驭众神的武王呢。

一只纤长如玉的手按住了那正欲蠢蠢欲动偷偷悔棋的爪子。殷郊摇头浅笑：“姬发，你已经悔了三次了。不能再悔了！”

“再悔一次，最后一次！好不好！”殷郊看着武王俊毅英朗的脸上露出委屈的神色，听着这撒娇的语气，真是哭笑不得。武王趁机把手一抽，故意拨乱棋盘，说道：“反正我也赢不了你，悔多少次都一样。”然后拿起托盘上的衮服，朝殷郊狡黠一笑。

“过几日便是芒种，我要去城外亲祭农桑。但这衮服着实繁琐，我已命织造坊重新绣制，要不你穿上我看看效果怎样？”

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九章纹绣于玄黑华裳之上，衬以白纱中单，赤色蔽膝。

武王亲手将衮服穿在殷郊身上，十二汉白玉串珠旒冠遮住殷郊的视线，但遮不住武王眼中浓郁的爱意。

雕凤鸣朝日鎏金王座伫立在金灿灿的阳光之下，武王拉着殷郊的手，亲自把殷郊送上王座，然后在翩跹的尘埃中，朝殷郊缓缓跪拜，颤声唤了句：

——殿下。

如果可以，武王姬发自始至终只想做太子殷郊的臣下与爱人。

王座之上是至高的王权，但爱意凌驾权势之上。睥睨众生的周武王，此生只低于他的爱人。

殷郊俯身扶起武王，串珠旒冠声若环佩。武王趁机拦住殷郊，他们隔着衮服繁复奢华的布料，在王座前相拥。

“就在这里，可以吗，殿下？”武王长眉漆黑斜飞，墨瞳深邃，泛着爱意深邃如汪洋，让殷郊忍不住沉溺。

细密的吻如雨点般，武王坐在王座之上，将殷郊揽在怀里，一手搂住他的肩，另一只手探进白纱单衣之中，慢慢摩挲抚弄。

昆仑三年长眠玉榻，使得殷郊体温偏凉。武王宽厚温热的大手所经之处，殷郊都忍不住微微颤抖，带的冕旒珠串琳琅作响。

武王啄吻殷郊红润的嘴唇，手指寻到殷郊胸前两点突起，便捻弄撩拨，用覆有薄茧的指尖轻轻刮擦。

殷郊靠在武王怀里，唇舌被攫住，胸前的敏感点又被撩弄，不一会便呼吸急促起来，色若冠玉的脸颊泛起绯红，双腿不由得绷紧，身子却寸寸软了下来。

清浅急促的呼吸，如水般流转的眼波，成了武王最后的催情香。武王在殷郊唇上深深一吻，接着手掌顺着柔顺的腰肢向下，堪堪把中裤褪到腿弯，在娇嫩的腿心撩拨。

在武王温热的大手握紧殷郊的玉茎时，殷郊紧紧握住武王手臂，睫羽微垂，水光迷蒙的双眸中，带着点点茫然。

武王俯身吻住殷郊眼睑的小痣，柔声说道：“别怕，交给我，我让你快活。”

天子衮服又被件件剥落，九章华纹铺在王座之上。玄衣衬着殷郊白皙的胴体，黑与白的交织让武王呼吸都急促几分。

武王从腰间佩囊拿出膏脂，挑在指尖，温柔仔细得涂满殷郊的后庭。冰冷的触感让殷郊忍不住微微一颤。武王箍住殷郊作乱扭动的腰，强势探入指节。

冕旒滚落地上，发出沉重的回响。殷郊长发披散满脸晕红，潋滟的眸子散了焦距，闪烁着无助与委屈。武王爱怜尤甚，一手加快套用玉茎的速度，另一只手曲起旋转，奋力开拓。

武王的唇舌滑到殷郊的曲颈处，小心翼翼舔舐颈中红痕，含住他的喉结轻轻啃噬。待殷郊适应后，痛苦褪去，绵密的酥麻如跗骨之蚁，直使得殷郊浑身无力，喘息不止。

望着殷郊莹白的肌肤染上情欲的粉，附着一层汗湿的水光，武王一双如墨的眸子沉的仿佛凝出水来，他抽出沾满殷郊后穴蜜液的手指，将殷郊双腿架在肩上，抬起殷郊细软的腰肢，缓缓挺腰顶入。

殷郊闷哼一声，指尖随武王的抽动而抽搐蜷曲，无力搭在王座雕刻狻猊的扶手上。武王跪在王座之上，双手摩挲殷郊的腰窝，缓慢而有力的耸动。

王座冰冷，但殷郊的腰腹很热。武王骇人的阳物将殷郊平坦的小腹顶起形状，火焰似在此处燃烧，冰与火的交织让殷郊忍不住抬高腰，修长的双腿忍不住绞紧武王精壮的腰背。

武王俯身，与殷郊紧密贴合。二人唇舌纠缠，发出黏腻的水声，殷郊被武王纵情吃撑顶撞的细碎呻吟，都这样被武王以吻封存。

威严尊贵的王座之上，一时春光无限，欲海无边。

此刻没有前朝王储新朝天子，有的只是一对被命运捉弄久别重逢的有情人。他们纵身情爱，行世间极乐之事，日后也将共同老去，携手轮回。

他们将生生世世在一起。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